

校馆弦歌

拈

“一个青年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时光，会深刻地塑造他的一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说。

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始于1918年。彼时，一群意气风发的复旦学生集资购书，办起“戊午阅书社”，成为近代中国高校中少见的由学生自建、自管的阅览机构。青年自立向学之志，在复旦落地生根。

100多年后，从“戊午阅书社”发展而来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已拥有4个校区5个图书馆，馆藏纸本文献约632万册，其中线装古籍约40万册，平均每天有近9000人次走进图书馆。

走进这座百年图书馆，因书进。百年来，馆舍迭次翻新，设备不断更新，日新月异的是硬件格局，始终坚守的是育人之心与精神传承。

走进复旦图书馆

复吟

卿云文脉

“卿云”二字，取自《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大学的校名正出于此。

位于杨浦区复旦文科图书馆特藏中心的卿云书房，收藏了大量复旦学人的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

书房之侧，三批文献格外动人。它们并非出自复旦学人之手，却与复旦渊源深厚，历经岁月流转，辗转离散，最终叶落归根。

望道书屋里，“望道藏书章”铃印在每本书泛黄的书页上。20世纪60年代，老校长陈望道首次向图书馆捐赠44册图书。他去世后，家属遵照遗嘱，将其收藏的2279册图书和生前用过的书柜一并捐赠。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张春梅回忆，这批书在20世纪70年代捐入时，曾归入普通书库。直到2018年特藏中心改造，工作人员翻遍书库，根据那枚藏书章，把书一本一本找回来。

望道书屋的藏书门类齐全，涵盖语言学、政治学、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等多种门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那盏绿色旧台灯，成为鲜活的教育素材，让青年学子直观感受“真理的味道”。

比邻而居的毅公书屋，承载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革命风骨。质朴厚重的书屋牌匾直接从陈毅元帅书房搬来，见证着岁月荣光。

陈毅与复旦的渊源很深。1949年5月27日，他率解放军解放上海，经陈望道提议，复旦将这一天定为校庆纪念日。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曾多次来到复旦校园。

从2016年开始，陈毅元帅家属陆续向复旦大学捐赠陈毅元帅收藏使用的中文图书2500余册、线装图书955册、相册68本和非书资料13盒。书屋中挂着的那首《梅岭三章》，是陈毅在南方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诗：“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最远的一批文献，来自美国。

1944年9月8日，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韩伦中校等7人轰炸日占鞍山后，在返航途中被击中，飞机坠于河北昌黎渤海海滨。他们在中国军民护送下抵达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接见，并获赠延安木刻板画15幅。

2017年，韩伦中校的女儿将这15幅版画及相关照片、日记、信件无偿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乐专程飞往美国，从他的子女手中接过这批珍贵的作品。韩伦生前辗转多地，但这15幅版画却装裱如新。

版画展的留言册上，一位学生写道：“图书馆的意义已不只是局限于借书、还书。在这里，了解到那个年代，感动，更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三批文献、三段往事、三重情怀。它们跨越时空、殊途归一，归藏于复旦书香。

故纸新火

书回来了，然后呢？

“图书馆是学术之试验场。”1924年，时任复旦大学图书馆主任、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在拟写的《复旦图书馆计划》中这样说。在张春梅看来，图书馆之于人文学者，就好比实验室之于科研人员，文献是研究创新与知识生产的原料。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毕业生赵俾成长期研究上海方言。艾约瑟的《上海方言词汇集》，赵俾成在屏幕上读过很多遍，却始终没见过原件。

那是一本19世纪的上海方言记录。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上海生活多年，留下不少记录上海话的著作。赵俾成发现，这本书比学界引用最多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多收录了1000多个字音。他开始系统整理《上海方言词汇集》，校对了两个版本，找出近千处不同。

2023年，赵俾成留意到图书馆的“故纸探新”项目。这个项目面向全校师生开放，鼓励师生直接参与特藏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

入选之后，赵俾成第一次见到了这本书的真相，“电子文献在屏幕上都是统一尺寸，但实体书的开本、用纸的厚薄、质感以及给人带来的时光感，是电子资源难以呈现的”。

为了让观众“听见”百年前的上海话，赵俾成与团队做了电子导览，还在展厅设了“洋泾浜”互动区——观众揭下磁吸贴，就能看到某句洋泾浜英语的含义。“希望能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上海话研究的生命力。”赵俾成说，他从一名“文献研究者”，变成“用文献讲故事的人”。

书被人翻开了。还有人把书里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李蔚，参与的是“向异日记整理研究”。向异是中

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延安电影人、原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作曲家。2017年，向异逝世。他的妻子袁国女士将他生前的日记、上千封通信、乐谱手稿等资料共1400余件全部捐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中心。

“在我博士论文写作陷入困境、对未来发展感到迷茫的困顿时刻，向异的故事总能给我注入前行的力量。”李蔚说，向异只上过两年小学，放过半，后来参加八路军，一步步成长为延安电影人、电影作曲家，几乎都是从零开始。

书被研究，也被创造。

2022年底，图书馆成立复圃文创工作坊。在这里，中文系学生黄中奕独立设计了《复圃礼记》手账本。跑校区采风、绘制插图、联系打样……参与了从创意到落地的全过程。“把这个想法落地，培养了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她说。

今年6月，复旦大学图书馆将这本《复圃礼记》作为送给毕业生的一份礼物。手账本扉页的车票上，一个地点是“复旦大学”，一个是“世界各地”。“毕业后我带不走复旦，带不走复圃里的书，但带得走复圃的文创。”复圃文创“发烧友”、学生徐奥然说。

书回来了，人来了。他们翻阅、研究、策展、创造。一批批青年走进图书馆的时候，还只是读者；走出去的时候，有人成了研究者，有人成了创作者，也有人成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书香未来

对更多的人来说，来图书馆的目的，只是安静地坐下来，读一本书。

复旦大学于每年4月23日前后举办读书节，到今年已连续举办14届。14年里，主题在变：2013年第一届“书香复旦·悦享人生”；2019年第七届“数据悦读”，回应大数据浪潮；2026年第十四届“阅向未来，智启书香”，和青年一起回答“AI时代，为什么还要阅读”。

莫言、王安忆、陈思和、孙甘露、陈尚君等著名作家、专家学者，都曾被请来与同学对话并引领经典阅读。“阅读始于需要，始于好奇，始于追问。”复旦大学图书馆党委副书记史卫华说，“时代在问什么，青年在

关心什么，读书节就组织活动去探讨，去回应。”

如果说读书节是一年一次的“思想约定”，那么“旦旦悦读”就是日常化的陪伴。从2018年开始，复旦图书馆先后推出“旦旦成长”“旦旦思政”等活动，对标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目标。

复旦大学中国史专业博士二年级学生刘英杰已连续两年参加“百天阅读”读书活动。有些理工科的书，他一开始翻不动，但跟着读书会一期一期走下来，他慢慢发现，历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居然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对话。

“图书馆对我来说，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逝去的历史，一头连着日新月异的当下。‘百天阅读’这样的活动，就是桥上那盏灯，照着我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走，越走越亮。”刘英杰说。

2025年度阅读达人、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唐寅，全年借阅715册。他的阅读范围以古代文史为主，不抱着“找资料写文章”的目的去读，往往是读一本书，里面引用到其他文献，就顺着去翻。他借用《西游记》里的话作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在数智时代，图书馆是否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陈引驰回答：“数据库、新书都可以用经费购买。但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古籍、特色馆藏，多少钱都买不来。”

从1918年戊午阅书社，到今日拥有约632万册纸本文献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变的是空间与藏书，不变的是“点燃”青年的那簇火光。“我们做图书馆工作，心里装的始终是一件大事——立德树人。图书馆不仅服务于教学科研，它还是文化育人的现场，是青年思想的‘第二课堂’。”陈引驰说。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厅，人声鼎沸，客商往来穿梭。展馆的灯光落在展台上，装裱精美的叶脉文创通透明盈，游人如织的梧州骑楼城景象、刚刚开通的平陆运河两岸风光都被描绘在一张张薄如蝉翼的菩提叶脉上。展位前，广西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交村党支部书记莫金荣手心微微出汗，目光追随着每一位驻足停留的外商。

这是他第一次带着村里的叶脉文创产品站上东博会的国际舞台。心里既有紧张，更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期待——这不只是样品，更是2000多名村民的手艺，是乡亲们盼着走出山门的念想。面对前来问询的东南亚采购商，他稍稍定了定神，用此前练习了很多遍的英语向外宾说出“我们被媒体称为中国叶脉第一村”。

有客商俯身拿起一幅叶脉画，反复摩挲叶片纹路，接连抛出关于纹样定制、批量供货、交付周期等一连串问题。莫金荣身体微微前倾，轻点展品，认真细致地回答。

“以前我们一片粗加工叶脉就卖两分钱，谁能想到今天能站在这里，跟外国客商谈订单？”莫金荣满是感慨。

早年，村里家家户户会做叶脉，却是各洗各的叶、各卖各的货。散户守着手艺却摸不到大市场，大半利润被中间商拿走，遇上大订单，村民手里零散的产能根本接不住。那时候莫金荣常常犯愁：手艺在村民手上，可怎么才能把“土叶子”卖出大价钱？夜里开会，他反复琢磨，散户不怕手艺差，怕的就是不抱团。

为了破局，交村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村党组织领办专业合作社，把全村2000多名零散从业者收拢进标准化生产链条。老匠人把手传授刀工，返乡青年、高校创客埋头做设计、搞直播；村民在家按标准加工，月底稳计件拿钱。2025年，叶脉产业产值冲到2100万元，800多户、1200多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户均增收近万元，莫金荣悬了多年的心稍稍落地。

此刻站在东博会的聚光灯下，看着外商对叶脉文创频频点头，那份踏实又多了一重分量。莫金荣心里始终揣着一本“交村账本”。他很清楚，来东博会不是为了风光亮相，所有订单、所有合作，最终都要落到村民的口袋里。如今，不止交村一村发力，合作社、村播的成熟模式已经复制到龙圩区4个镇。

“叶子本身很轻，但我们给它注入文化故事，它的价值就重了。”莫金荣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发亮。交村坚持“不砍树、只采叶”，走绿色文创转型之路。如今走出大山闯东盟，就是要跳出熟人小圈子，争夺更大的海外市场。

展厅内人来人往，又一批客商围到展位跟前，莫金荣迎上前去。从小村走到国家级开放展会，他知道，今天在这里种下的合作种子，终有一天，会化作乡亲们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带着

童政朱柳蓉



陶然

来稿邮箱:fukan@jirbs.cn

生活中的经济学

读懂没记的账

丁振乾

往来成渝之间，高铁一度是不少人的首选。这两年，主打“点对点”接送的定制客运悄然成为成渝跨城出行的新选择。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约3600家客运企业布局定制客运业务，开通线路11350条，四川更以2100余条线路领跑全国。曾被贴上“夕阳产业”标签的道路客运，靠着“定制”二字重焕生机。

不少人将定制客运的走红，归功于票价便宜。其实论票价，它未必拼得过拼车、顺风车。真正打动消费者的，是它帮人们省下了一笔没写在票面上的账。

出行的账本从来不止票面价格。查攻略、比对班次的时间消耗，提前出门赶车的慌张，扶老携幼换乘的忙乱，“万一赶不上怎么办”的忐忑，这些看不见的消耗都是隐性成本。恰恰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成本，往往左右着最终的消费决策。

定制客运能突围，正是在隐性成本上做起了减法。先说省时间。传统客运站大多布局

在城市边缘，往返接驳、检票候车就耗去不少时间。定制客运把上车点下沉到地铁口、商圈旁、小区门口，省去了接驳周转的功夫。

当然也省了精力。拎着行李、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人，还有需要多次中转的乘客，旅程中的精力消耗是不小的负担。定制客运“点到点”“门到门”的直达服务，免去了多重周转的折腾。这份省心的体验，远比票价优惠更有吸引力。

抓住传统出行模式的痛点，通过降低隐性成本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正是定制客运在高铁、私家车双重夹击中突出重围的关键。

这套“隐性成本左右消费选择”的逻辑，并非道路客运独有。

主打“小时达”“分钟达”的即时零售，虽然商品单价略高于传统电商，却省下了等快递的时间、跑实体店的通勤成本，消费者愿意为“即时”买单。社区周边的便民菜店、生鲜超市，价格比不上大

型商超优惠，但凭着“离家近”“方便”等特点，省下了居民的时间与精力。看似多花钱，实则用少量显性成本换取了隐性成本的大幅节约。

降低隐性成本不仅是诸多商业创新的底层密码，政务服务领域的“一网通办”改革也是如此。群众从跑多个部门变成“最多跑一次”，也是通过降低办事的隐性成本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行业的竞争停留在价格战层面。但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体验、效率、便捷的诉求日益增长，隐性成本在决策中的权重持续提升。

定制客运等业态的走红提醒还在价格战里打转的传统行业：用户心里的账从来不止票面价格那一页。沉下心来观察用户的真实痛点，翻翻“没记的账”，持续发现新的隐性成本并率先解决它，把方便留给用户，把省心留给消费者，往往就能获得市场的青睐与点赞。